

田昌安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田昌安 著

# 村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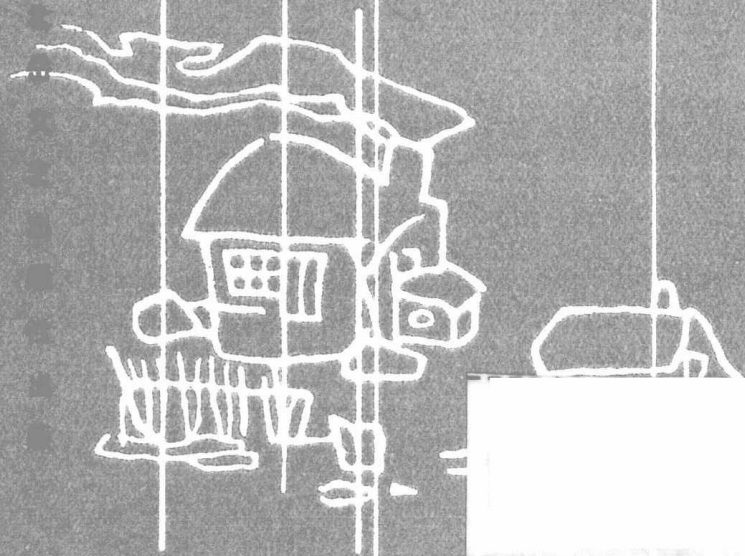


田昌安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

田昌安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村宝

田昌安 著



# 村 宝

田 昌 安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解放路46号楼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忻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.125 字数：170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00册

\*

ISBN 7—5378—0132—0

---

I · 138 定价2.50元



田 昌 安     近影

田昌安，男，山西省忻州市人。一九四七年生，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，一九六九年参加工作，一九七八年调忻州地区文联工作至今。自幼酷爱文学，主攻短篇小说。一九七一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五十余篇，中篇传奇一部，散文、报告文学十多篇，共六十余万字。作品关注社会生活，现实感强，且富可读性，近年来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亦有所探索和发展。现为山西省文联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。

## 一点读后感

(代序)

焦祖尧

我没有为别人的作品写过什么序跋之类的文章。田昌安同志把他编就的第一本短篇集《村宝》送来给我，要我读后写点什么，并且希望我有好说好，有不足说不足。我认真地读了这个集子里的作品，虽然是断断续续地读的。

田昌安同志对他笔下的人物是熟悉的。他常常用朴素的语言，把一个人物勾勒起来。他不擅长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，却喜欢用白描的手法，让人物通过自己的行动，特别是通过对活，来表达自己的性格。《邱柱国》中的采煤队支部书记邱柱国，因家庭困难要求调动工作。矿党委书记要他“先好好考虑工作哇，不能光考虑个人的事。”邱柱国往椅子上一坐，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：“难道个人的事就不该考虑？我文母娘三十年前就响应号召，实行一胎化，只生了一个闺女；我又当女婿又当儿，家还在农村，你们骑驴的应该想想我这赶脚的苦呀！”党委书记对邱柱国经常挂在嘴角上

的那种冷冷的满不在乎的笑容特别反感，猛古丁说了句：

“谁叫你娶了个农村妇女？”邱柱国马上接茬说：“哎呀，陈书记，你这活可说到我心坎坎上了。我早就想换个老婆咧！我明天就离婚，你给我介绍个自带米票、又人材美貌的。我给你烧一辈子高香。”后来，邱柱国为抢救井下冒顶事故中的工人受了重伤，昏迷中，“嘴角上依旧挂着那冷冷的满不在乎的笑容……”作者没有费多少笔墨，我们似乎见到过邱柱国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。

田昌安同志很会编故事。他每一篇小说，都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，娓娓说来，或诙谐生动，或凄清委婉。他的故事，总是叙说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命运遭遇。如柳翠枝告状中的坎坷经历，刘克猛辞职前后的艰难遭际，《爱情三部曲》中柳爱平和柳建平波浪迭起的“爱情”生活，等等；加上作者对生活是敏感的，他在故事中常常把生活进程中人们所关切的问题提出来，所以这些人物的命运轨迹，大都能折射出时代变化的印记。这便是他的故事能吸引人读下去的原因。我想，他的作品，在农村和矿山应该是有读者的。

读完这本集子，我总觉得田昌安同志的作品里还缺少一点东西，这就是对作品主题的深入开掘和把握。是不是作者写得匆忙，对题材本身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研究，因而缺乏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呢？我在前面说过，作者能敏感地把生活进程中人们所关切的问题，在作品里提出来；但这些问题大多是人们已经看到或感受到的问题。创作永远是一种发现。作品的内涵、容量，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对生活有没有自己的发现。昌安同志擅长编故事，故事是小说的一个因素，却不是唯一的因素。英国著名小说家福斯特在《小说

面面观》一书中说：“故事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……它只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使读者想知道以后将发生什么。反过来说，它也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弄到读者不想知道以后将发生什么。”他认为：“不管哪种日常生活，其实都是有两种生活，即由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构成的。”是不是可以说，价值生活是隐藏在时间生活里的。如果对生活中发生的事件，不是孤立地看，或是表面地和某个背景联系一下；而是从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生活前后左右的横向上联系起来研究、分析，从中获得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发现；在艺术表现上也不满足于那种按时间顺序去叙述事件发生的经过，而是把隐藏在事件里的生活内涵表达出来，那么，在展示“时间生活”的同时，就可能揭示出隐藏在背后的“价值生活”，作品就可能变得更加厚重。昌安同志在后边的作品中已经注意到了这点。如《村宝》里新任支部书记安建国和长命爷爷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民，为锯一株古槐所引起的一场纠纷；《又是一个中秋节》中三槐老汉对两个女婿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态度的变化，都说明作者已不满足于对生活表面现象的摹写，开始向深处开掘了。相信田昌安同志会在不断的生活、读书和思考中开阔视野，提高自己认识和理解生活的能力；在艺术表现上，一方面发扬自己的长处，同时也追求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法。我们期待昌安同志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点读后感 (代序) ..... | 焦祖尧 (1)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就差那么一点 ..... | (1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刘克猛辞职 ..... | (14)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柳翠枝告状 ..... | (24)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回村第一天 ..... | (39)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大管家 ..... | (46) |
|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爱情三部曲 ..... | (55)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深夜，她在哭泣 ..... | (69)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蜜月刚刚过去 ..... | (80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
| 良心 ..... | (92) |
|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大红枣 ..... | (98) |
|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邸柱国 ..... | (107)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次得奖 ..... | (115)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迟绿的柏树岭 ..... | (128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实践第一” ..... | (140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人间 ..... | (149) |
|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钱老太爷 ..... | (163)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我的老伴.....     | (177) |
| 儿子.....       | (191) |
| 圣水.....       | (196) |
| 羊肠小道的那一端..... | (213) |
| 又是一个中秋节.....  | (226) |
| 村宝.....       | (238) |

## 就差那么一点

对荣华婶来说，今天比她做新娘子时还要兴奋、激动。她刚打了个盹，就又醒了，催着丈夫和儿女们起床。丈夫从被窝里伸出胳膊，朝手腕上的夜光表看了一眼说：“才四点多嘛！你是着急甚哩？再着急媳妇也不会马上就给你坐到炕上来。”

荣华婶笑了。一提“媳妇”二字，她心里就象喝了蜜，甜生生的，笑声由不得要往外溢。

自从六年前丈夫荣升为公社书记以后，她家的光景就急转直上，一天好似一天。先是闺女被“推荐”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分配到县医院当了大夫；接着，儿子又走了工，到运输公司当了汽车司机。人们不是说，“一要权，二要势，三要听诊器，四要方向盘”吗？这几样，他们家全占了。有了这些，其他难道还成问题？七间大瓦房，盖起来了，砖新瓦新木材新，而且没花几个钱；电视机，也买回来了，不出门就能看上电影看上戏，在村里是独一无二；至于吃的、穿的、烧的、用的，更是不在话下，连刚上高中的二小子，手腕上戴的也是带梅花的上海表。荣华婶还有啥发愁的呢？没有了。她唯一费心的，就是盼望儿子早点给她引回个媳妇来，

早点抱个小孙孙，使这舒心的日子再来个锦上添花。如今可好了，儿子今天就要成亲！媳妇不只人样好，有工作，而且父亲还是县里什么厂的厂长，真可谓门当户对。大喜临门，百事如意，你说荣华婶咋能不乐？就是三天三夜不挨枕头也不瞌睡。

丈夫和儿女们好象不似她这样激动，但还是被她撵赶起来了。接着，她又一个一个地检点他们的衣着穿戴，给这个整整领口，给那个捋捋裤缝，生怕他们有一点不齐楚。可不是嘛！今天，看红火的人肯定少不了。荣华婶一向争强好胜要脸面，一切的一切都得有模有样，不能有一处露衬。至于荣华婶本人就更非同一般了：北京捎来的呢子上衣，天津捎来的针织品裤子，上海捎来的皮鞋，广州捎来的袜子——袜腰上还有几朵素淡的花，一切都是那样的合体，色调搭配得是那样的和谐，烙熨得又是那样的平展，再配上那红润端庄的脸庞，墨黑溜光的剪发，显得既高雅又大方，哪象个乡下女人！

天刚亮，荣华婶就先来到厨房。专门从饭馆里请来一夜没有合眼的三个厨师正在紧张地干活，烧火的烧火，切菜的切菜，炸糕的炸糕，忙得连汗都顾不上擦。荣华婶查看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可挑剔的地方，然后又到院里巡视起来。

宽敞平整的院子里，头天下午就已收拾妥当。那喜棚，是用县剧团的幕布搭的，虎威威地座落在七间大瓦房前面，顶上插着鲜艳的红旗，不比村里唱戏时的舞台逊色多少；贴在喜棚正中的“喜”字，是用金纸剪的，足有桌面大，初升的太阳一照，金灿灿的，看着还晃眼哩！喜棚里，摆着十张大圆桌，是从县招待所拉来的，配上公社会议室的电镀折叠

椅，也够讲究的了，完全可以和公家举行宴会时的那气派相比；大“喜”字下面的桌子上，放着扩大器，从扩大器里延伸出来的电线，一直爬到七间大瓦房的房脊上；房脊上，两个高音喇叭并排蹲着，象两只大眼睛，雄视着全村；喜棚旁边，是炖肉罐，泥抹的旺火池里，火舌翻卷，烈焰腾腾，汤滚肉翻，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响声，不停地把诱人的香味送往院子的各个角落……

看着这一切，荣华婶又忍不住笑了，那是得意的笑，开心的笑。是啊！在这个依山面河、只有二三百户人家、光景也不算富裕的村子里，谁家办事筵有这么排场？这么阔气？嘿嘿，连第二家也挑不出来……

你看巧不巧，对门老银旺家大小子也是今天娶亲，荣华婶想起来还替这邻居脸红哩。这个老银旺，是甚本事也没有，就会抱着个锹镢死受。解放三十多年了，光景过得毫无起色，住的还是土改时分的那窄小的院子和三间烂平房。儿子是个没出息货，都三十多了才在本村问下个媳妇，而且是二婚。就是这种二茬子货，老银旺父子还象宝贝似的举敬人家。再看那办事筵的铺派：栽了两根椽，绷了块棉花绒毯子，就算是“喜棚”，棚前面摆着张方桌，还短一条腿！唉唉，真寒酸！办不起事筵就不要办嘛！看咱荣华婶……

她不禁自豪地笑了，自豪之中还含有几分鄙夷。

突然，一阵“嘟嘟哇哇”的鼓乐声在老银旺家院里响了起来，那寒酸的小院子里霎时有了生气。在街上玩耍的孩子们，象听到了战斗号令，撅着屁股冲锋似地向院里奔去。蹲在各家大门口晒太阳的老汉们，也拿着旱烟袋，拉拉溜溜地朝那边聚集。他们围着鼓手摊子，或蹲或站，“啦啦啦啦”

地抽着烟，支楞起耳朵听着、品味着，有人还乐得将胡子呢！

荣华婶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心里不禁“唰”地凉了一股，脸上的笑容不翼而飞。

近年来，村里形成了一条不是规矩的规矩，不论是白事筵，还是红事筵，都要叫鼓手吹打吹打。心强好胜的荣华婶自然不能落于人下，也打算请班子鼓手，热闹热闹。所以她早早地就和本村的鼓手班头二堂子打了招呼。二堂子没一口拒绝，还说什么：“不给其他人吹哇，还能不给你荣华婶吹？”可谁知，等到喜期定下来，正式去定鼓手时，那挨刀鬼二堂子又变卦了：“咳！你怎么不早来？老银旺家比你早了一步。”荣华婶明白，她被二堂子耍活了，但她并不死心。老银旺算老几？这口气非争争不可。于是，她答应给每个人增加一块钱。二堂子“嘿嘿”一笑说：“钱倒寡淡。干我们这行，得讲信用。要不这样吧：你们两家是对门，事筵又在同一天，给他家吹的时候我们加点劲，把你们家也就捎带上了。”嘿！这不是活欺负人吗！荣华婶气坏了，转身就走。可眼下春节刚过，这天又是个公认的好日子，娶媳妇聘闺女哪个村也有三五家，其他地方的鼓手班子都早已定出去了。万般无奈，她才去大队借了个扩大器。但她至今也不明白，二堂子他们为甚不来她家、反倒去了老银旺家？而且，听说给老银旺家吹还不要工钱，是白送。这可就怪了！难道说，老银旺家的席面比她家强？烟酒比她家好？难道说，这些人就真舍得把两三块钱的工钱白白扔掉？当然，老银旺和他那没出息儿子倒是不吝啬力气，平时肯帮别人干活，但他和二堂子的交情不见得有那么厚呀！

她想着这个解不开的答案，听着那“嘟嘟哇哇”的鼓乐声，脑袋都有点发疼。实在是难以想象，在这么件小事上，她竟“败”在了只会欺负土坷垃的老银旺名下。太丢人了！也太气人了！她一咬牙，转身“噔噔噔”奔到喜棚跟前，朝儿子喊道：“宝宝，快给我把喇叭开开！”刹时，喇叭里传出晋剧《打金枝》那悦耳动听的音调。可是，在荣华婶的耳朵里，总觉得对门那“嘟嘟哇哇”的鼓乐声还在响着。她二次命令儿子：“声音高些！”

儿子把扩大器的音量开关又拧了拧。

“再高些！”荣华婶还觉得不满足、不解恨。

“再高些怕机器出问题。”

“尽是胡说！那是铁器家俱，又不是泥捏的、纸糊的，声音高些就能坏了？”荣华婶可不管什么科学不科学，只想让声音高些，把对门那“嘟嘟哇哇”的鼓乐声压下去，给二堂子他们点“厉害”，出一出积郁在心中的闷气。

儿子有点犹豫不决，她便亲自动手把音量开关拧到了最大限度。这下子，院子里的一切声响和对门那“嘟嘟哇哇”的鼓乐声都被震耳欲聋的《打金枝》的声调盖住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一辆崭新的面包车停在了门口。听说，这是县里刚买回来的，还没跑多少路，就让丈夫借来了。顿时，她脸上又堆起了自豪、得意的笑容。哼哼！你老银旺家能把鼓手请去，能把这新崭崭的面包车也请去？不要说你，就是生产队长、大队支书，恐怕也弄不来。用这新崭崭的面包车去迎亲，多排场！那烂鼓手算甚？

她快意地朝对门瞟了一眼，怀着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心情，把司机从车上迎下来，领进屋里，然后便忙着指挥人们

摆“起马宴”，想叫迎亲的一干人马吃了饭好早点上路，早点把媳妇接回来，早点典礼。要不，就可能落在老银旺家后边，典礼的热烈气氛就可能大大减色。

菜一道一道地端了上去，酒一盅一盅地灌进了人们肚里，“起马宴”很快就吃完了。迎亲的人马正准备出发，街上突然响起一阵“噼噼叭叭”的鞭炮声。荣华婶一惊，又神经质地把目光投向对门。啊！对门迎亲的队伍已经抢先一步出发了，放鞭炮的开路，接着是娶亲的、伴女婿的和新郎，鼓手紧跟在后边，看红火的人们前呼后拥，把村街都塞满了。显然，鼓手也要去迎亲，难怪跟着那么多人。那挨刀鬼二堂子，还有意把号头冲着荣华婶家“嘟哇”了一阵。

荣华婶急了，连忙喊开了她那刚上高中的二小子：“贝贝！贝贝！”

但两只大喇叭声音太高了，相比之下，荣华婶这喊声象是蚊子叫，贝贝哪能听见？找了半天，才在面包车里找到。气急败坏的荣华婶似乎已经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不干不净地骂道：“你死到哪去了？你那耳朵聋了？快放炮！”

可是，已经迟了。虽然，荣华婶家的鞭炮同样的响，同样的脆，但看红火的人们还是跟着鼓手往村西去了。街上冷清清的，只有贝贝手中的鞭炮在单调地响着。

荣华婶好不懊恼。虽然，鼓手早已转到村西，但在她耳朵里，那“嘟嘟哇哇”的鼓乐声却好象仍旧在响着。“烂鼓手，有甚看头！”她不服气地想着，然后便向迎亲队伍下达了出发的命令。

去媳妇娘家有两条路。走近路，可以少走三十里，但出了村得过一条河。眼下正是“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”的季

节，担心河上出问题，只好绕路走远道。但荣华婶迎亲心切，非让司机走近路不可。众人也不好和她争辩，面包车便依着荣华婶的主意“嘟嘟嘟”地开走了。路上，喜车旁边既没前呼的，也没后拥的，使荣华婶感到十分不快，觉得心中空荡荡的，似乎差点什么。好在面包车开走不久，就又来了一辆大轿车，才使荣华婶的心情又欢快起来。

大轿车在在大门外院墙根底停住了，从车上下来三、四十号人。荣华婶知道，这些人是专程从县里赶来贺喜赴宴的，有丈夫的老同事，有儿子的好朋友，还有闺女他们单位的……且不说这些人的身份，光看看人家带来的礼物吧：毛毯子，缎被面，各色各样的成衣、料子……哪一件不值三、二十块钱？连见过世面的荣华婶看过后都有点眼花缭乱。她把这些礼物一件挨一件地挂在了喜棚两旁的绳子上，挂一件，心里便热一股，那红润端庄的脸庞兴奋得直放光。

她正挂着，街上又响起了拖拉机的“突突”声。

这伙人是从公社来的。出于为书记着想，他们没带礼物，带的是钱。这个五块，那个十块，记礼账的老先生面前很快就聚起一堆割豆腐票子。那老先生想整理整理，荣华婶拦住了：“不用整理了，找个茶盘，就放在这里哇。”——她要让人们好好看一看。看着这崭新的票子，再看看搭在绳子上的礼物，她陶醉了。这么多客人来给她贺喜，她觉得荣耀、光彩。可以想见，人们看了后一定会羡慕不已。人们的羡慕，就是她最大的快乐。

可是，除外来客人之外，村里很少有人进来。这些年，随着光景越过越好，荣华婶的身价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往高提，打交道的范围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往小缩。平时，她只和

那些或是有钱或是有势的人来往，连站在街门口聊天，也是专找那些和她身份相称的女人。至于那些没权没势也没钱，就象老银旺一样，只会抱着锹镢欺负土坷垃的人，她话都不想过。和他们接近，有甚好处呢？除沾不上光，倒是能揽些麻烦。所以，村里人来找她办事，她都一概拒绝，以至连这大门都不愿让人家进来。偶尔有人登门，连个座也不让。这一来，人们也真的来得少了。但今天可就不同了，她非常希望人们跨进她家的大门，踏进她家的院子，来欣赏欣赏她这排场阔气的事筵。这排场，这阔气，本来就是给人看的嘛！好比一个演员，唱得再好，没人听又有啥意思？

她在热切地等待着、盼望着。但只等来几个大队干部。他们也是来搭礼的，带来了一块床单和一个挂镜。这并未给荣华婶带来多大的欢乐，她心中反倒升腾起一股难言的空虚、孤独的感觉。说不来是受一种什么心情的驱使，她又一次向大门口走去，很想找人拉拉话，邀人家进来转一转，看一看。要不，这宽敞的院子里也太冷落了。

太阳升高了，暖洋洋的。她来到大门口，从东望到西，只望见两个拾粪的老汉。倒是有一群小孩，正围在大轿车旁边看稀奇。还有几个胆子大的，正踩着“人梯”，顺着窗户往汽车里钻。见这情景，荣华婶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前去，怒声喝道：“咳！你们是干甚哩？”

孩子们吓了一跳，“人梯”也垮了。有个掉在地上的孩子，爬了起来，顶了她一句：“这又不是你家的，瞎咋唬啥！”

孩子们“哄”地散了。他们站到远处齐声喊起来：“别咋唬，不怕你！别咋唬，不怕你……”